

周立波和我的书缘

□ 柯云

最近,清理书柜,翻出了《暴风骤雨》,倍感亲切。这是我在中学时代爱看的一本鸿著。是著名作家周立波(1908-1979)的代表作,也是中国作家获斯大林文学大奖的著作。这本书使我想起了当年我这个小作者和一位大作家的缘分,有幸聆听他讲要读好两本书的故事。

我和立波老师就是从这本书开始用书信交往的。1957年,我因病休学回家务农,担任农业合作社会会计。这时从报纸上常见农民刘勇的作品,他那朴实无华的文章撩开我的心扉。因《暴风骤雨》的影响异想天开,在生产之余学写小说,写了个题为《猫牛战》的小小说,描写的是一个叫花猫的小女子和一个叫大牛男人开展竞赛的场面。

习作在常德地委机关办的《滨湖日报》的副刊上推出后,兴奋异常。初生牛犊不怕虎,斗胆将样报和自我介绍信寄到时任省文联主席的著名作家周立波手中。做梦也没想到不到半月,就收到他长达四页纸的回信,对作品既作了肯定也指出了不足。自此,我们正式神交起来。我毕竟是个未见世面的小农民,不谙世事,又厚着脸皮给他寄去一部叫《河畔鲜花》的长诗。他亦不厌其烦,回信说,我不太懂诗,给你转交诗人任光椿老师,我相信任老师会给你回信的。果然不久,就收到任老师热情真挚的回音。我和这位著名诗人结下师生之情(长诗由他推荐得以发表),这是另话。立波老师在信中强调作者要读好两本书:一本是有益的文字书,当然包括古今中外名著,另一本是生活书。他的信语,我似懂非懂,只希望有一天,能当面倾听他的教导,圆我一梦。真是天道酬勤,第二年我终于盼来了这一天。

我是在1958年湖南省第二次文代会上与这位心仪已久的大作家相晤的。那时我还是个羽毛未丰、刚向文坛学步的毛孩子,会见大作家周立波,这是我人

生中的一大幸事,算是我的福份吧。他身体瘦高,一副和善面孔,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但目光炯炯有神。大会代表共103人,分4个小组讨论周立波的报告,我被编入文学第四组,组长是柯蓝,副组长刘勇,二位均是我喜爱的作家(我名字由周保林变成柯云,也是因此而来)。我们这个组很特别,多是农民和湘西少数民族代表。也许正是这个原因,立波老师亲自指导这个组讨论,会上他着重讲,一个作者、作家必须读好两本书的重要意义。一本是文字书,可通过精读、粗读的办法去领会其深意;另一本是生活书,也就是无字书。也许立波老师见我同姓,恰好这次会上我是周姓唯一的一个农村少年作者,他对我特好。休息时,将我叫到一间小屋内,给我开了个特餐,主要是讲深入生活的问题。他语重心长地说,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观察生活要细心,要独具慧眼。还给我举了很多例子。有一次他在馆子与几个乡下人同桌坐着吃饭,唯有一胖一瘦两个汉子是蹲在椅子上吃饭的。周立波略带微笑指着胖子说:你是篾匠师傅。又指着瘦子说:你是船工师傅。两人同时一惊,异口同声说:我们素不相识,难道你是神仙?周立波笑着说:这个道理很简单,篾匠和船工都是爱蹲的人,久而久之,成了习惯,所不同的是,篾匠的右手上有关节炎,一目了然嘛。一句话把大家说得哑然失笑。

周立波告诉我,观察生活首先要扎实深入进去,古人云:欲要取之,必先与之。用农村朴素的话讲,牵牛下水,六脚齐湿。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第一手材料。他问我:你平常是这样观察生活的吗?我说:我本身就处在沸腾的生活中,用不着这样吧!他说:那好,你能将左右周围的人逐一描绘出来吗?我摇摇头。他用手推眼镜架说:深入生活是一门极深的学问,必须扎实深入,来不得半点虚

伪马虎啊。

为了让我提高写作水平,次年,由立波老师提名让我到湖南文艺学院深造。在课余时,立波老师专门抽时间对我又谈了读好两本书的问题,谈了写作技巧,谈了如何抓住细节刻画人物,对我启发极大。他特地强调,关在门内是写不出好作品来的,更当不好作家。他的话,使我茅塞顿开,豁然开朗,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当时周立波挂职在老家益阳桃花仑。有一次节假日,他约我乘车到他老家的村子里去采访,就像父亲带着孩子一样,一路上我俩无所不谈,他格外亲切。当走到一群人围着的地方,他突然要我横穿过去,只见两个女人正在吵架,我们凑了个热闹,他看得聚精会神,直到两个女人吵完架后,我们才离开。他对我说,我一生最喜欢看人家吵架,因为人一发怒争吵,各种姿势都展示出来,尤其妇女,有的双手插腰,有的吵一句拍一巴掌大腿,有的干脆搬个砧板,拿把菜刀,骂一声,剁一刀,似乎这样才解恨。这时我才明白难怪他看吵架那么认真!他又问我读过《红旗谱》吗?我摇摇头。他说:我给你送一本你好领会,那里面人物形象刻画得十分逼真,特别杀年猪那一节,非常有趣。回来后,他真的给我送了一本《红旗谱》,并署上他的大名。我接过书道谢,只觉这本书它沉沉压手,如同珍宝。

他还告诉我对生活,除了细心外,还要多思多比较,以便悟出其中的道理。他再三叮嘱我平时身上带上一个小本子和笔,及时做好笔记。这个本本就是档案,需要时就去选用(这个良习,我一直保持到现在)。他说:这叫做长期积累,偶然得之。他反复告诫我:生活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希望你从生活中提炼出真金!

一九六零年,我由刘勇和柯蓝介绍

加入中国作协湖南分会,立波老师为我高兴,写信向我祝贺和勉励,要我努力读好两本书,写出精品。最后一次会面是在文革初期,他被打成反动人物。1967年8月23日,慈利文化战线的造反派,将他从益阳老家揪来,通知全县业余作者都来参加批斗文艺黑线骨干分子周立波大会。我俩久别重逢,心情激动,见面前向他打招呼,他用手作暗示免了。这次由于主持会议的造反派头头讲了一点仁慈,只是走了一个过场,晚上他将看守周立波的任务交给我和另一个农民作者完成。真是天赐良机,我有幸与立波老师谈到深夜。他告诉我,他的《山乡巨变》这部长篇小说,因写的家乡变化,里面几个人物原型经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挑唆,说他丑化革命群众,侮辱贫下中农。临睡前,我向他透露打算写一篇纪实文稿《益阳三周》(即周杨、周立波、周谷城),结果泡汤。他淡淡一笑。次晨我俩握手含泪而别,我轻声念道:相见时难别亦难。孰料这次竟成师生永诀,漫长的岁月中我们既未通信更没相会,恩师于1979年仙逝,不由潸然泪下。1984年我调政协做文史工作,第一篇史稿就是迟到的《益阳三周》,分别在《文史天地》和《人物》杂志发表后,被多家报刊转载。可惜三周都作古了。如果在天有灵,他们应感到欣慰。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坚持认真读好两本书。我虽然没有能像他那样写出《暴风骤雨》、《山乡巨变》一类惊世之作,但我做到了生活不贫乏。我的作品中生活还是厚实的。因为我牢记了他的话,发奋去读那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像蜜蜂采花蜜一样,置身于生活中。无论正反人物,社会的三教九流,我都乐意去接触他们。所以我写什么都能凑合一点,而且大都懂行。要说这是秘诀,那就是全靠立波老师的谆谆教诲。每每回忆,他的一言一行,便立即浮现在脑海里。

四年前,女儿读小学四年级时,她的班主任听说我是写材料的,误认为写材料的人作文都写得好,坚持邀请我去女儿班上作一个写作经验分享。

我怕误人子弟,再三推脱,但最后还是盛情难却、师命难违,只好硬着头皮去了。记得当时,我没敢跟同学们探讨具体怎么写作的专业知识,而是从帮助同学们树立写作信心的角度,以写作改变命运为题,重点从信心比黄金更重要、积累比天赋更重要、方法比勤奋更重要、行动比想法更重要四个方面,结合自身写作成长经历进行的探讨交流。

正是从那次起,我萌发了等哪天不搞材料哒,要好好写一个写作改变命运的系列,梳理回顾一下这些年来文字工作经历的想法。因为,我觉得在近十七年来的文字写作道路上,有太多让自己感动的人和事值得去回忆和怀念,回忆过往的过程也是一个回望初心的过程,梳理思绪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温友情的过程,从事写作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奋斗的过程。我希望,把这些难忘的回忆用文字的形式记载下来,在温暖自己的同时也照亮他人,尤其希望现在在各方面条件跟我当初差不多的偏远落后地区的年轻人,能从我身上找到奋斗的信心和希望,看到社会的善良与美好。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一说到体制内某个人成长进步了,不管职务高低、权力大小、年龄长幼,往往就会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测,某某背后是不是有关系,而对别人的业务能力、工作实绩、道德品行、拼搏进取等优点却选择性失明,好像这个社会到处都被所谓的“关系”笼罩着,没有关系寸步难行。这种不良社会风气,如果不加以引导和纠正,既对一些年轻人尤其是正处于三观塑造阶段的年轻人造成了严重误导,也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乃至整个干部队伍的良好形象。我希望,能够用自己的真实成长经历,帮助一些人纠正这种偏见,不能一叶障目不识泰山,不能把少数个案问题当成整个社会问题,尽可能地向社会传递出更多的正能量。我相信,偏见因了解而改变,一个心里阳光的人,只要知道了足够的真相,思想上就会少一些偏见,眼里就不会有黑暗,他所见到的就一定是光明。

我的老家在国家级贫困县桑植的偏远农村,祖祖辈辈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尤其是母亲还是一位体弱多病的文盲,至今连自己名字都不认识。家中一没有所谓的“关系”,二没所谓的“背景”,属于典型的草根一族,用我老爸的话说,他除了认得自家地里那几块岩头,只认识几位经常下村的包村干部,但包村干部还不一定认得他。当初大学毕业时,全家人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考上老师或考上公务员,端上公家的铁饭碗,不像父辈那样日晒雨淋,不管天晴下雨每个月到月底都有那么一份固定工资可以领,根本就没指望还能调到桑植

相信文字的力量

□ 张先坤

县城工作,更没有奢望还能调到省会城市的全国五强县工作,并且成长为一名正科级干部。我一直认为,文字工作虽然辛苦,但那却是我们眺望远方的路,如果当初不是写材料,现在可能还在老家乡镇工作,说不定还是一个科员,不可能有机会调到长沙来工作,能够走到今天,完全是靠组织和领导的关心,完全得益于写材料。

记得去年底的一天晚上,县接办的周游看见我后告诉我,说他看了我写的一篇叫《回老家》的拙作,并把这个文章分享给了在北京打拼比较成功的几位同学,大家虽然年纪比我小蛮多,不属于同一个时代的人,但看了那篇文章后都很有感触,从中感受到了一种奋斗向上的力量,他们觉得原来文字真的是有力量的。周游和他同学的认同,让我深受感动,也倍受鼓舞,我不敢奢望我的文字是有力量的,但我非常认同周游所说的“文字是有力量的”这个理,因为我自己在这方面也深有同感。

实话实说,我对自己的文字能否感染他人、能否得到他人认同,是缺乏自信的,我内心更向往那些文笔优美的高大上文章。以往,虽然也有朋友或网友添加我微信后告诉我,说非常喜欢我这种朴实真诚、土味十足、不矫揉造作的风格,但我更多的理解是大家对我真诚的鼓励和善意的谎言,不想打消一个文学爱好者积极性。直到有一天,看到同为湘西老乡的中新社原记者、十八洞村宣传策划顾问、新华网十大名博刘明,在《自媒体写作:短句!多聊生活少编故事》一文中写道的“有人喜欢读作者优美的文笔,可大多数人想读的却是现实生活”这两句话后,联想到最近与几位朋友在一起时,他们竟然还能记得我两年前写的《父亲送我上大学》一文中的某些细节,瞬间有一种醍醐灌顶、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之感,写作的信心才稍微增强了一丢丢。

近日,看到刘明老乡在朋友圈里转发的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毛泽东文学院管理处副主任、省散文学会副会长谢宗玉的一段讲课:作为作家的你,不一定能让权威和专家满意,一辈子也许上不了大刊名刊,但十四亿人口的大国里,总有一部分人被你的文字所打动,从而成为你忠实粉丝。看了之后,令我这种菜鸟级的文学爱好者倍受鼓舞、手直痒痒。

前几天,当我把想写一个《写作改变命运》系列的想法告诉《张家界日报》的郭红艳编辑老师,想征求她的指导意见时,她建议我尽快付诸行动,给予了我极大的鞭策和鼓励。

我经常想,一个人的地位可以卑微,但灵魂必须高贵。在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在受别人影响的同时,也在影响着别人,一个人哪怕卑微如一粒尘埃,也应发出应有的光和热,向社会传递出应有的正能量。

我希望自己就是那粒发光的尘埃。

平凡人生



历史影册

书院赏雨

□ 龚琬珺

这是一个伴随着蝉鸣的夏天,热风仿佛走了一切烦恼。林荫古道上,我们缓缓走向那散着书木香的千年学府岳麓书院。

走进大门,书院里面是古老的墙、茂盛的树。此时,蝉都已收敛了声音,不再聒噪,像是怕扰了这一方宁静。

就在这个时候,天空飘起了雨,我们踏上青砖,在屋檐下躲雨。

雨渐渐大了起来,顺着屋檐上的瓦滴落下来,嗒,嗒,嗒,仿佛在诉说着什么。在我们旁边,是一扇古老的木门,锁已生锈,不知道门的那头锁住了多少尘封的记忆。

雨中,书院里的书香,随着草叶的清香,古木的幽香,一齐飘散在空气中。淡淡的雨雾翩然升起,不远处的青瓦白墙依稀可见。萦绕在耳旁的,似乎还有那多年前的琅琅书声。

在书院赏雨。这是一场多么美妙的情境。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

今年的秋天格外的阴冷。晚上,我准备添些衣裳,当打开衣柜时,角落处一套褪色军衣跳入眼帘,这让我不禁回想起二十多年前的一件暖心故事。

那一年,天气也很异常,十一月的乌鲁木齐大雪纷飞,寒气袭人。我从老家探亲归队途经乌鲁木齐火车站中转,突然,坐在我对面一个约两岁的小女孩亲切地叫我“爸爸”。

此时,身着军装的我感到既懵懂又惊讶!

解放军同志,对不起,小孩子不懂事。年轻的妈妈急忙用浓浓的湖北口音解释道。

没关系。我涨红了脸回答。

碰巧,母女俩和我坐上了去南疆的同一车厢。

你们是从南方来的吧!这是要到哪里去?我好奇地问孩子母亲。

武汉,去阿里高原。她爸爸是边防连长,快一年没探亲了。

原来她是军嫂,刚才心存的迷惑与不解,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反倒顿生亲切、敬佩之意。因为我很清楚她们长途跋涉的劳顿,以及接下来即将面临的艰辛。

新兵入伍时,我们仅从张家界到北疆塔城,就坐了六天六夜的绿皮火车。而去阿里,不仅路途遥远,而且环境恶

情暖高原

□ 王章勇

从南疆重镇喀什叶城零公里出发,还要再坐三天三夜汽车才到阿里狮泉河。新疆喀什有多远?原解放军报总编、报社社长孙小青在《高原长歌》中写道:摊开中国地图,以武汉为圆心,六十六双鞋垫和六种家乡特产交给叶城留守处,再在山下等一段时间,他还下不了山,我们就回家。她说。

怎么数中都带有六呀?我想问个究竟。

她恳切地回答:六是个吉利的数字,六六大顺,在老家六代表和谐、吉利、长寿。

边说边拿出几双鞋垫给我看,上面都绣着一个大写的“陆陆大陆”。

我拿着仔细看了看,比普通的鞋垫要厚实得多,加了好几层绒布,摸在手上感觉就很暖和。

我说:这个“陆”字绣得太好了,它不仅代表陆地、疆土、责任,还和我们南疆军区艰苦奋斗,卫国戍边的喀喇昆仑精神一脉相承啊!

见我说得好也很喜欢这鞋垫,便微笑着问我:你要吗?我也送给你两双。

于是,我开始替母女俩担心起来。

现在边防连大雪封山了吧!我说。

没关系。前些日子,孩子他爸在